



沽酌集

止庵 著

乱

古

之間（即：光）是具體形體之間的關係。空間中，空間是物體之間的關係，是物體間的動態關係。

這個意義上講，由於（來自他的空間）
一元的真實觀念落足於對於單一事物
所發完成的正是畢達哥拉斯的理
想化。當事物在他的理想化之
中化爲幾何的形狀之後，莫爾迪
便離主觀的空間而到達了一個理論的
空間。莫爾迪的空間是對空間的
空間，莫爾迪的空間便是對事物
的空間。所以，莫爾迪的宗教信念，
中心是當他的理想化。

在歷史的演進中，光加上了
條，鏡則有了鏡條的軌跡出現了
幽靈，鏡有萬靈和象徵。對鏡
來說，鏡是鏡，而光則是鏡各處這
的一切都是鏡。北岳文艺出版社

光是中心，但在這裡，中心又是無限的。無限，是事物的最終界限。無限能推出自己

沽
酌
集

止庵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沽酌集/止庵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5

(乱翻书丛)

ISBN 7-5378-2360-X

I. 沽... II. 止...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669 号

沽酌集

止庵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铁三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90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360-X

I·2251 定价: 16.00 元

序

“沽”，买酒也；“酌”，饮酒也。我取这个题目，好像做了酒鬼似的，其实不然。打个比方罢了。平生兴趣甚少，烟酒茶均不沾，也不喜欢什么运动，只买些书来读；但我觉得就中意味，与沽酒自酌约略相近。若说不足与外人道未免夸张，总之是自得其乐。至于偶尔写写文章，到底还是余绪，好比闲记酒账而已。

我学习写作不过十年光景，产量不算太多，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书”，都是专门写的；其一是“文”，写的时候没有计划，凑够一定数量就编本集子。前此的《樗下随笔》、《如面谈》和《六丑笔记》均是这样，这本《沽酌集》也不例外。所写的文章大多与书有关，或是书评，或是因读书而起的感想。写前两本集子时，读什么书都是自己定的，这几年略有不同，倒也没有多大区别，因为自有

一条底线在，盖非什么书都肯读，什么话都能说也。前述书评与感想好像是两路文章，其实相去不远，譬如这里的《谈抄书》换个题目，叫做《读〈夜读抄〉》或《读〈苦竹杂记〉》亦无不可。而我写的书评，也从来不死死扣住一个题目说话。

收入本书的文章皆为二〇〇〇年一月以来所作，编定之前就讲好要归入一套丛书，记得是“好书六十种”之类，我不知道这名目后来改了没有，这里还是声明几句为妥。首先“好”字如果读如去声，那么我的确是“好书”的，所以前半句就讲得通，至于所谈及的书则有好有坏，或不好不坏。但是我说好说坏，别人未必赞同，就像我也未必赞同别人一样。现在只能在所读书的范围之内，挑一些来谈谈感想，如此而已。根本没有推荐书目的意思，实话说干不了，也不愿意干。末了只剩下“六十种”了，如前所述，文章有的是围绕一本书写的，有的不是，我不清楚是否合乎这个数目，如果把集子里提到的书名统计一下，恐怕只多不少罢。

我迄今所写与书有关的文章不下二百篇，似乎可以趁此机会讲几句总结的话。第一，所谈论的书无拘长短，至少通读过一遍，乃至一遍以上。我知道这是我的笨拙之处，但是我写文章总

有点儿害怕，觉得世上自有明眼人，所以向来不敢取巧。附带说一句，若以“看”而不是以“写”而言，我自己倒算得上是明眼人了，读到别人写的书评，有没有读过那书，简直洞若观火。第二，写一篇文章之前，总要给可能存在的读者先定个位，那么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其一读过这书，其一没有读过这书。对不同的人就要说不同的话，一是介绍，一是议论。对后一类读者没有必要从零谈起，否则不仅多余，也嫌不够尊重。我所写的，几乎都是后一类文章。第三，我小时候无书可读，找到什么就看什么；后来上大学没念过文科，要说损失只有一件，便是得不到系统读书的机会。所以现在写书评，只能谈感想，不能作评论，因为参照系数不够。感想当然也是一种评论，但是没那么严肃，也不求全面。换句话说，既不“定性”，又不“定位”。

我没有受过文科教育，不知道书评写法有无规矩，自己胡乱写了好多，不免造次。不过辩解的话也不是没有。说句老实话，我压根儿没打算就书论书，不过由此寻个由头，说些自己的话罢了。虽然重要的并不是说什么，而是不说什么。其实对待一本书，如同对待古往今来一切事情一样，我所能做到的只有一点，就是不妄言。大洪兄

前些时说：“一件事情发生了，先看事实究竟如何；事实或者不能明了，可依常识加以估量；常识或者不尽够用，可据逻辑加以推断。”妄的对面是信，抱定他这态度，于是信而不妄。我们都是学科学出身，理应如此，不可意气用事。现在文章是一篇篇写的，吾道则一以贯之。即便不写文章，我也是这么看法。孔子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我认识大洪兄将近二十年，直，谅，多闻，兼而得之，获益良多，是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二〇〇一年六月七日

目 录

序 1

卷一 ■

有关“可能发生的事”	3
面对历史的马尔罗	8
灵感之光	14
视野与眼光	19
历史及其看法	25
思想、思想者和行为者	30
当愚昧疯狂变得有趣时	37
记书账	40
废名佚文续考	44
钱穆的几种小书	50
卮言稗说《大故事》	53
话题的意义	57
思考起始之处	60
客观与直观	64
我的庚子之祭	69
谈抄书	72

关于标点符号	75
谈读书	78
谈文章	82
散文漫谈	85

■ 卷二

《枕草子》及其他	93
日本文学与我	99
美的极端体验者	107
穆齐尔与我	113
闲话法国小说	118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124
体验与距离	129
“新证”与《诗经》的阅读	132
废名的诗集	136
精彩的“管窥之见”	140
拓宽视界之举	146
“重写文学史”的一步	149
从“必读书”谈起	152
优秀解	156
标准的标准	159
再谈“老妪解诗”	164

■ 卷三

关于“周氏兄弟”	16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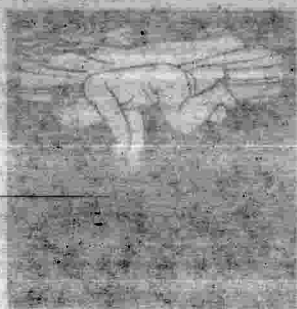
钱玄同与刘半农	175
刘半农片断	182
关于徐志摩	186
朱安的意思	189
张爱玲片断	192
再谈虹影	198
自说自话	203
《怀沙集》题记	206

卷四 ■

“吃茶去”	211
饮食行	215
饮食、美食与“写食”	219
贞德的装束问题	222
谈时尚	226
浴室故事	230
我的“读图时代”	234
《姑苏一走》抄	242

后记	245
----	-----

集函



著 山



集幽

有关“可能发生的事”

我在《画廊故事》中写道：“在我看来，作为行为艺术家的达利在公众面前成就了画家达利，但是在画家和美术评论家心中损毁了画家达利。”这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所以自己大可安心。昨天晚上却忽然想到，那么他的自传怎么办呢。当然对于画家达利来说，写作也是行为艺术之一种，他在书中不厌其烦的自我标榜，可能惹得一些人迷醉，同时招致一些人厌恶；然而写作这一行为却另外成就了一个作家达利，这或许是大家始料不及的。对于一向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是成就的达利来说，又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反正达利永远是不可规范的，他所崇奉的超现实主义的真谛即在这里，而达利尤其如此。

《达利的秘密生活》（一九四二年）和《一个天才的日记》（一九六四年）是两本形迹可疑的自传，因为我们实在难以相信他写的事情都是真的。然而达利这样一个人，又怎么可能一五一十地报告自己的经历呢。不是说他做不到，是他不

愿意这么做。这里作家达利的态度以及才具，大概可以与画家达利相提并论。达利的绘画具有超乎寻常的技巧功底；谈论他的文字表现手段则应该小心一点儿，因为所读的是译文，不像绘画，到底看过一些原作。但是有些东西经过翻译或许不会有太多损失，譬如说他的幻想。达利作为画家和作为作家，都有着近乎疯狂的奇特想像力，为大多数画家和作家所望尘莫及。这里要解释一下，前面说他写的不真实，其实古往今来恐怕没有一本自传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连歌德还把他的书取名为《诗与真》呢。但是达利不在这个系统之内，因为幻想原本不同于一般虚构。歌德式的虚构旨在仿真，而达利式的幻想是要另外创造一个世界。《达利的秘密生活》等与其说是在记录达利，不如说是在创造达利。我倒宁肯把它们和《小径分叉的花园》和《百年孤独》这类作品放到一起，而且说实话《达利的秘密生活》给我的阅读愉悦并不亚于《百年孤独》。

晓伟兄说：“达利为创造一个虚无中的达利，几乎忙了一生。”然而对达利来说，我们看做虚无的反而是真实的；他压根儿没打算向我们展示那个不在虚无中的达利，——或许他认为那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达利的书无论如何也是他的精神历程的记录，而这对于我们更真切地了解画家达利，以及其所归属的超现实主义画派，都不无裨益。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达利是这一派中最伟大的一位（这种话其实没有什么意思），他也不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尤其后期的画，常有一种虚伪的、让人生厌的“神圣”气息。但是在他笔下，我看到了甚至比布勒东更为准确的对于超现实主义精神的描述。他说：“原则上，我反对一切。……要我回答‘白’，别人只需说‘黑’就够了，要我吐唾沫，别人只需尊敬地鞠躬就够了。”这可以说是一切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出发点罢，然而也仅仅是个出发点而已，最终使得他们有所成就（用“成就”一词来形容这些画家未免有些滑稽，

可是我们有什么别的词可用呢)的还是想像力的极致发挥,这才真正是无所拘束的。“不”仅仅是与“是”相反的方向,最终不过是另一种“是”而已;而超现实主义的“不”有无数方向,无论哪一个方向,首先排斥的是来自前述“是”与“不”的既定。这样它就始终是鲜活的。达利有番话,足以让我们体会个中意味:

“我无法理解人竟然那么不会幻想;公共汽车司机竟然不会不时地想撞破商店的玻璃橱窗,迅速抢一些送给家人的礼品。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抽水马桶制造商竟然不会在他们的器皿中放一些人们拉动拉链就会爆炸的炸弹。我不理解为何所有浴缸全是一个形状;为何人们不发明一些比别的汽车更昂贵的汽车,这些汽车内有个人造雨装置,能迫使乘客在外面天晴时穿上雨衣。我不理解我点一份烤螯虾时,为何不给我端来一个煎得很老的电话机;为何人们冰镇香槟酒,却不冰镇总是那么温热发粘的电话听筒,它们在堆满冰块了的桶里定会舒服得多。……”

这才是达利的世界,达利创造的达利是这里的君王。现实世界与这个世界如此不能相得,使他不免感叹:“我总在想,可能发生的事一点儿也没发生。”他因此对于在他之前从没有画家想到画一只“软表”觉得惊异不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达利的自传与他的画都是他头脑中的“可能发生的事”,而他的“可能”正是我们的“不可能”。作为自传主人公的达利,与他画中的呈现为“软表”的时间和呈现为撕扯自己的巨人的西班牙等,其实具有同一性质。面对稿纸和面对画布,一样由得他浮想联翩,他也可以多少运用他那有名的“偏执狂批评方法”。

达利说:“我一生中,事实上一直难于习惯我接近的在世上非常普遍的那些人令我困惑的‘正常状态’。”达利式的幻想的本质在于拒绝一切前提。手边有一本《达利谈话录》,虽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但是说得上是可与《达利的秘密生活》媲美的



(上)一九五八年萨尔瓦多·达利在巴黎

(下)一九四二年英文版《达利的秘密生活》护封

书。有趣的是采访者总希望能够进入“正题”，也一再试图引导达利，然而他始终海阔天空，胡扯一气，采访者终于忍不住说：“你这种迷人的折磨要持续多久？”这大概是另外一句可以概括达利的书（以及他的画）的话了。“迷人的折磨”，也道尽了达利的全部魅力。顺便说一句，前些时在杂志上看到一种说法：对现代西方艺术和美学而言，美已不再是艺术家园的主人，它为一个僭主——想像或创造所取代。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美是否真的存在过；即便存在过，我也敢断言那并不是真正的美。想像或创造本身就是美。无论对美还是对想像或创造加以限定，都是人类自己的损失。达利的自传如同他的绘画，给我的观点提供了充分的佐证。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日